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 
第五十六回 惡姻緣半途相遇 張公子不識羅漢

話說劉香妙一見蘇蓮芳，心中大吃一驚，正擬撒腿逃跑，被蘇蓮芳在後衣領一把揪住，說道：「你今天再要想跑，是跑不了的。」王承恩在前行走，見師弟在後給人家拿住，忙回身念了一聲「無量佛」，上前勸解道：「你們為著什麼，有事總可商量，何必如此扭捏？」蘇蓮芳道：「你不知道，吾與他仇深似海，見了定然同他一死相拚。」王承恩道：「冤家直解不宜結，你們究為何事？吾可給你們解勸解勸。」蘇蓮芳道：「你勸不了吾們事的。」此時劉香妙被一把揪得緊緊，不能倔強，又知道他的利害，不敢同他翻臉，只是笑嘻嘻的，不言不語。王承恩又勸道：「你們到底為著什麼事，先說給吾聽聽。吾若能解得，就給你們解解；真解不了，吾就不管。」蘇蓮芳臉上一紅，欲說又停住了嘴。王承恩是個直性人，見他吞吞吐吐，就暴跳如雷道：「天下那有不好說的事情的，快快說罷！」蘇蓮芳被他逼的沒法，用左手一指劉香妙道：「你問他自己。」又催著劉香妙：「你說罷！」劉香妙一想：這是私情，吾師兄素來正大光明，如若同他說了，他一定要責備我，從此瞧不起吾的。所以也漲紅了臉，不肯說出。無奈蘇蓮芳再三催促，又經不起王承恩的究問，只得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說完，又接口道：「外面人都說吾人費金光寨，其實這件事並沒影響的。吾如果進了小西天，此刻被官兵圍逼，就應該住在寨中，給狄元紹幫忙，把官兵打散，那有空閒出來尋師兄？這事情就可想而知。你聽了一面之詞，就同吾作對，其實吾並不是沒情的人。因為那濟顛可惡，屢次欺辱，吾心中不忿，東奔西走，訪請高人，要把他結果了性命，方泄吾胸中之氣。不料訪了多時，雖然請了幾個人，無奈都不是這和尚的對手，一交手就跑。他跑了，吾只得再去請人，來來往往，沒一刻空閒，所以直到此刻，不曾回過家中。你想吾那有空閒，辦這件沒要緊的事呢？」王承恩一聽，哈哈笑道：「你們原來有這段隱情，怪不得方才你也不肯說，吾也不肯說。他說他沒娶狄元紹的妹子，這件事吾可保的住。」蘇蓮芳道：「為什麼？」王承恩道：「他既娶了狄元紹的妹子，他必然人的小西天的一伙，住在小西天。一則日下官兵正在那裡攻打，他要幫忙，斷沒空閒回來給濟公作對；就是要給濟公作對，那小西天能人甚多，他怎麼不請小西天人，倒來外面請人？豈不是捨近求遠嗎！照這個道理想起來，他的說話準是不差的。」蘇蓮芳點頭道：「不差不差，他這樣說，吾倒錯怪了他。」王承恩道：「這也難怪於你，他就是自己沒工夫到來，也應該寄個信給你，說明情節，你也可放心，不致於如此怨恨他。」蘇蓮芳聽到這裡，一口氣漸漸平復，那只拉劉香妙的手也漸漸鬆下來了。劉香妙此刻也活動了些，不像方才的侷促了。蘇蓮芳又問劉香妙道：「你們二人，此刻還想到那裡去呢？」劉香妙道：「吾奔走了半載之久，仍舊大仇未報。前幾天特上獅子山靈隱觀中，請吾這位師兄下山，給吾報仇，結果那和尚的性命。此刻正要想趕到牛角山妙蓮庵去找他，路過此地。」蘇蓮芳道：「你的大仇，就是吾的大仇，吾也問你們一同去罷。」王承恩道：「你們兩人既是夫妻，理應有福同受，有禍同當，一同去的是正理。」於是三人回到庵中，吃了飯，一直趕奔牛角山妙蓮庵來。

王承恩一碰門，老尼妙修出來，一瞧見是三人，中有個劉香妙在內，知道是尋濟公來的，忙問道：「三位那裡來？」王承恩道：「吾們來尋杭州濟公和尚的。」妙修道：「他庵中住了一夜就走的。」王承恩道：「你知道他到那裡去了？」妙修道：「不知道。」劉香妙一想：這個老尼姑是同和尚一鼻孔出氣的，他知道吾們來尋他報仇，那肯還說實話？不如不要問他的好。想罷，就上前道：「他既不在這裡，吾們就到別處去尋他罷。」於是三人一路東行，走完靈秀村，到養老村，落了飯鋪子吃飯。隔桌有兩個人，在那裡喝著酒講新聞，左邊坐的問右邊坐的那個人道：「沈兄，你們這村裡近來有新聞嗎？」右邊的人道：「有新聞，近來個窮和尚，在張大人轎中審妖怪。聽說那些妖怪，大家吃了一肚子糞逃去，你想新鮮不新鮮？」左邊的人道：「吾不信，天下有這種稀奇事情的！」右邊的人道：「這是吾表姊夫給吾說的。他是在行轅裡做聽差的，他說非但這件事的真，而且他親眼見的。此刻聽說張大人請他到原籍去捉妖去了。」劉香妙聞言，心中一動，自忖道：莫非這和尚就是濟顛不成？又聽左邊的人道：「照你這樣說，是真的了？」右邊的人道：「吾一生最老實，從沒騙過人的。」左邊的人道：「你知道這個和尚那裡來的？名叫什麼？」右邊的人道：「吾也不仔細，聽說是杭州西湖上寺裡的。」

劉香妙一想道：必定是濟顛了，待吾問他一聲，探聽探聽消息看。想罷，立起身走到那只桌邊，拱拱手道：「兩位朋友請了。」兩人見劉香妙衣服整齊，忙起身還禮道：「請了請了。」劉香妙道：「這位朋友方才說的新聞，真希奇少有，但不知這位和尚就是西湖靈隱寺的濟顛麼？」那個道：「吾的姊夫對吾說了，吾一時忘記，想不起了，被你一提倒提醒了，正是他，正是他，一些兒也不差的！」劉香妙道：「這位和尚就是吾的師父，正要去尋他，不知他此刻還在這裡麼？」那人道：「吾聽說他昨天到鎮江府張大人公館中去了，你今天來尋他，已太晚了。」劉香妙道：「真不巧，吾只好到鎮江去尋他了。」說罷，拱拱手，說聲告擾，就走回來，悄悄對二人一說。二人點頭，忙吃了飯，會了賬，出了店，一直奔江邊。到羊站嶺住了一夜，次日天還沒亮，也不梳洗，就上路趕程。趕到江邊，見三個人從林中走出，仔細一瞧，認得前面走的就是濟公，後面跟著雷鳴、陳亮。

劉香妙聽濟公一嚷，往江邊就走，一想：他想逃走不成？心中一著急，腳底緊一緊，已趕至切近，高聲嚷道：「和尚慢走！吾劉香妙來也。」濟公並不回頭，沿著江岸，只是慢慢的走去。劉香妙一回頭，對王承恩道：「這人就濟顛；後面的兩個，一叫雷鳴、一叫陳亮。今天既已狹路相逢，斷不可放他過去，師兄也趕快一步罷。」王承恩道：「曉得。」蘇蓮芳也緊步相隨。趕了半里多路，和尚仍在前面，總趕不上。劉香妙暴跳如雷道：「怎麼趕不上他的呢？」說罷，又極力狂追。原來濟公見他趕來，暗暗念動縮地法言，所以他只管慢走，人家總追他不上。追到後來，已有六七里路程，劉香妙等三人已趕得熱汗淋漓，氣吁不止；又趕了二三里，已眼前發黑，看看要趕不動了。濟公見前面一隻土坑，深不見底，滿儲糞穢，一想：吾何不弄他們下去洗個澡，嚐嚐滋味？於是就念遮眼真言，就把劉香妙等三人的眼光給遮住，自己同雷鳴、陳亮輕輕躡過土坑，更走的慢了。劉香妙一瞧，認為他們跑不動了，忙加緊的趕來，王承恩、蘇蓮芳也格外趕的快。趕到土坑邊，前腳踏空，後腳已起，撲通撲通，都掉下坑去了。濟公見他落坑，就立住腳拍手笑道：「好好！洗個香水澡，劉香妙更香更妙了。」三人在坑中狠命的想躡上來，焉知腳不著實，用不出力，一躡一聲響，往下一沉，總是躡不起來。

雷鳴一想：一不做二不休，何不索性把他們性命結果，以絕後患！於是到蘆葦叢中去尋石塊，尋來尋去，只尋得幾塊小石塊，苦於沒有大的，只好將就取來。走近坑邊，見他三人只露著一個臉，從頸項以下，都浸在糞坑中了。他取一塊，先望准劉香妙的頭上丟去。劉香妙恐怕頭臉受傷，忙往下一鑽，就吃了一口糞。雷鳴又取一塊，望著王承恩丟去，王承恩也是一鑽，也像劉香妙一般，吃上一口糞。蘇蓮芳伶俐，見雷鳴丟了他二人，必定要來丟自己，此時也不顧羞恥，忙像游水一般的游到劉香妙背後，兩手用力把劉香妙抱住，說道：「冤家呀，吾為了你，今天在這裡吸糞。」說罷，又把自己的頭臉緊緊靠在劉香妙後項。雷鳴一想：他倒最伶俐，想避吾石塊，吾偏要丟他。即輕輕走至他後面，用力把石塊丟去。只聽「撲哧」一聲，「呵呀」一聲，道：「痛死吾也！」原來蘇蓮芳在掉下坑去的時候，早把帽兒失落，雷鳴一石塊正打在他光頭上，分外猛力，就痛的不亦樂乎。濟公哈哈笑道：「今天連這尼姑都吃苦！」就吩咐雷鳴道：「吾們走罷。」陳亮道：「師父，這三人既結了如此冤仇，放不得在世上了。你今天放了他，他明天又跟上來給吾們作對。不是怕他，倒是可厭。」濟公道：「他有許多大案子沒理清，今天死在這裡不要緊，明天沒人承認，那許多案子就懸掛起來。不如暫時饒他，等他去伏受官法罷。」

二人聽了也有理，即時跟著濟公，來到瓜洲江口，喚了渡船，渡了長江。到鎮江口岸，給了船錢，一路進城，直問到張大人宅中。張大人一個公子叫張文炳，見門上通報進來說，是老人在行轅裡請來的人，忙開了中門，出去迎接。見頭前是個和尚，頭戴破帽，身穿破襖，赤足草鞋，身材短小，一臉的油泥，頭上短頭髮倒有二三寸長，腳步歪斜，不癡不顛；後面跟著兩人，都是壯士打扮，一個紅鬍子，相貌威猛，一個白面後生，俊品人物，背上都負上一把鋼刀。張文炳心中詫異道：父親何故薦這幾個人來？

吾看那個窮和尚，必是癡子。正在躊躇之際，只聽濟公嚷道：「吾和尚是個癡子呢！」張文炳聽他自說癡子，心中未免有些懼怕，又想父親作事從來不差，其中必有緣故，吾不可怠慢他。於是對著濟公深深一揖道：「師傅辛苦！」濟公道：「還好還好。」說罷，往裡就走。到書房落座，雷鳴把張大人信遞給張文炳。文炳方欲拆看，忽門簾一動，走進一個人來，手擎寶劍，要殺濟公。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